

2008年认识老皮皮，在陈村的小众菜园论坛。上半年一道吃过两次酒，就熟络了。

一次，陆康临时约酒，我邀老皮皮同往，陆康举起重酒杯，同人哪能介开心啊！年末，半窗灵鼠斋拿到版权现开销，在愚园路天福餐社请客，金字澄和我刚坐定，肩胛被拍一记，回头，半年不见的老皮皮留长了发，天然鬍曲，面孔发型像古希腊男人。

后来去他家，墙上挂着他青年时弹古典吉他的照片，一幅榫木框抽象画靠墙放着，抽象中隐现具象，神秘色彩。他解释，先打底稿，再画在木板上，用刀刻。又说，菜园里玩，有时为回一个帖，要想到黎明。半夜吃吃讲讲，有酒，皮皮开心。

他读的装潢美术系，行业里有名。记得我原单位做展览设计的部门，来过一位漂亮实习生，也是该系毕业的。皮皮听了眼睛一亮——那是与他好了八年的学妹，毕业后一道考托福。她的老照片，在他的一只饼干听头里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他骑捷克佳娃摩托，后座载学妹，背画夹，挎美能达相机，去他务过农的农场，写

我们的老皮皮

劳 枪

生，拍果园桃花。那次宵夜，吃56度五加皮，他模仿人物，学谁像谁。画家嘛，眼睛毒。

2011年5月，独上阁楼在弄堂网开始写《繁花》初稿《上海阿宝》，日更数千字，老皮皮击节赞叹，即刻置顶，电话追来，独上阁楼是谁？我打给宇澄，阁楼是依嘛。电话那头，笑笑。

2012年，老皮皮给独上阁楼的《小金在上海》插画，47幅水彩，一年半才磨出来。一幅《饭局》放大挂在我房间墙上，画里一毛、龙哥、我都在，举相机那位，像村长，也像他自己。村长说，拍下就是胜利。

2024年，老皮皮悄然离世，我才知道，他读大学时，教水彩的老师是张英洪。两年前，见他2003年的线描简笔画《申家逸事》系列。他自己配音，正宗的市区上海话。《一错再错还错》《上帝之手》《手机妙用》《意外的休战》……尺水兴波，趣味自长，可惜没续下去。动画《愚人节》是写给他自己的信——他不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，因为他还没收到。

潘都对弄堂网创始人“老皮皮”这网名好奇，猜是出自“老面皮”，无法确认了。记得从前隔壁邻居一对小夫妻，夫叫妻王夹里，妻叫夫老面皮，沪语的巧妙配对。找老皮皮的照片，不少是他冲着镜头作怪腔，扮鬼脸。

老皮皮单身，住得离我不远。阳台南望，沪闵高架上移动的红灯，汽车尾灯，像烟头吸一口吐一口，往西过中环，快到外环，高架右侧就是他住的小区。

夜里，弄堂网友在他家吃酒，黄酒、红酒、啤酒，样样都来。我最后一个告辞，他送下楼。小区公园北边有条河，他称之为“静静的顿河”。他陪我沿河走一段路，立定，点烟，水面上倒映着火苗和光点。那是相识的第七年，我已戒烟，心里倒羡慕还在抽的朋友。

他白酒量跟我差不多，半斤八两，更喜欢黄酒，菜农聚餐，他带10斤桶装酒来。无论吃多少酒，都如你所愿，从不失态。真吃到量了，便额头双臂趴桌歇一下，像飞机空中加油，然后继续吃吃喝喝。在令他醒来的酒桌上，那种让人舒服的劲儿，与生俱来。

有酒局，我会叫他，他也会叫我。每月一两次，持续了十多年。

黄昏时分，我坐在窗前看茶。茶叶在沸水中翻腾，慢慢舒展开来，像极了时光的舒展。窗外是渐暗的天色，窗内是氤氲的茶香，这样的时刻最适合想些不着边际的事。

忽然想起昨夜读到的诗句：“我们都是时间的学徒，在各自的时区里，学习同一种功课。”功课是什么呢？也许是学会与这个时代相处。

这个时代，人工智能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。早晨醒来，智能音箱已经报过天气；出门乘车，导航规划着最优路线；工作时，AI助手整理着文档；就连此刻泡茶的水温，也是智能水壶精确控制的。技术悄无声息地编织进生活的经纬，密得几乎看不出痕迹。



街角那家老茶馆的老板娘却说，现在泡茶的年轻人少了，都喝奶茶去了。她的茶馆里还保留着手写账单的习惯，一笔一画，工工整整。“机器打出来的，没有人的温度。”她说话时，正用毛笔在宣纸上写着什么。凑近看，是《茶经》里的一句：“其水，用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”

我想起一个朋友，在互联网公司做AI训练。他说，每天要标注上万张图片，教机器认识什么是猫，什么是狗，什么是红绿灯。他开玩笑说：“等机器学会了，可能就忘了自己是怎么学会的。”这话里有种荒诞的忧伤——我们用最机

煮茶思AI

邓 名

机械的方式，教会机器最智能的事。

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一切向前。AI写作、AI绘画、AI作曲，它们可以模仿李白的狂放，可以再现莫奈的光影，可以复刻肖邦的忧郁。但模仿终究是模仿，就像月光再亮，也不是阳光。

小区门口收废品的老王，最近用上了智能回收箱。扫码、投递、积分，一气呵成。他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，看着人们熟练地操作手机，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。时代把他的工作简化了，也把他的存在稀释了。

夜深了，茶凉了。我重新烧水，这回用的是普通的电热水壶，没有智能控制。水沸腾的声

音单纯而热烈，像多年前的某个夜晚。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，没有AI助手，我们坐在星空下，谈论着未来。

未来已经来了，带着它的全部便利和困惑。AI是这个时代的产物，也是这个时代的塑造者。它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人类的智慧，也照出我们的边界。我们教会机器思考，却在思考什么是真正属于人的。也许，时代的功课就是找到那个平衡点：让技术服务于生活，而不主宰生活；让效率提升品质，而不消解温度；让AI延伸能力，而不替代体验。

就像此刻，我用AI写作助手整理思路，却坚持用笔在纸上写下这些文字。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，是这个时代里，我给自己保留的一点回响。

有几年，他和老羊在东山隔壁的临湖镇弄了间画室，上海与临湖两头住。两人手艺好，毛坯还装。墨汁兑水涂水泥地，很快吃进去，就不易起灰，再扫帚蘸着墨汁水画青砖样，干后打蜡——仿青砖地面就成了。

去画室看他，还是画得慢，跟自己较劲，只为笔下如意。到湖畔人家吃饭，他说，这家是老羊发现的，他家的黄鳝炖肉好吃——味道咸淡是从咸肉出来，咸肉不要吃，吃黄鳝。问他画积攒得多少，什么时候办个展。

2019年秋，龙哥在桂平路小龙酒家请客，有柯力的日本威士忌、唐云的白酒。村长举杯说，皮皮一枝独秀。龙哥接话，皮皮是上世纪遗留问题。黄石唱沪剧《庵堂相会》——枯庙旗杆独一根……巧了，原唱孙徐春推门进来，就在隔壁，刚才探头看见了。满桌喧闹，唯独皮皮只吃不讲，像藏着事。

一个月后，皮皮父亲往生。他发来微信，说想换种活法，开车出去兜兜。真把那辆比亚迪唐改成了房车，过了三年“在路上”的日子。我说，这些遇见，攒一攒，出本书蛮好。

2024年4月2日，老羊微信问，有没有老皮皮的近况？我回，我也联系不上他。

2026年初，马德里，

一家韩国餐厅，东北人开的。饭后去塞万提斯广场，见了堂吉珂德雕像，便想到绍兴路新吉珂德酒家。那两年，龙哥常在那里设局，去便能撞见老皮皮。不尽兴，就转场。

有一次，皮皮、张青和我，饭毕去衡山路的西玛酒吧，路过南昌路，那是皮皮从前与父母住的地方，他指着街角花园，这泰戈尔铜像是新立的。西玛吧台上，有他前同事寄存的麦卡伦15年，等着我们。张青说，慢慢吃可以吃个通宵。吃好威士忌，再吃啤酒。皮皮叫了嘉士伯八瓶，我又加两瓶。皮皮说，八十年代在虹桥马家角租房画画，楼下是猪棚，杨廷晋去看过他。

那天下半夜，从西玛出来，我和皮皮沿衡山路往南走，消食。过漕溪北路、漕溪路，经众所周知的210号再走三四百米，到漕宝路。到此，各自打的，散。好几回，都是这样。



（纸本水墨）兴 安 激舞

母亲的如愿与失意

杨玉成

如流水般的时间让母亲离开我已整整五年。那始终笑意盈盈、利落果决的母亲，自有她的如愿与失意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来的改革开放春风让我们有了高考的机会，但那时读书的氛围还不浓，很多人心里想着“时间就是金钱”。母亲却一直不让我们停学。有一次，一个邻家婶婶摇着扇子，晃悠悠地经过我家门口，随口说道：“还让你三个儿子读书啊？赶快让他们退学赚钱，这样下去他们老婆都找不到的。”只听母亲劈口回道：“赚钱急什么？以后赚钱机会有的是。别看现在读书没用，以后总归会有用的。”我们兄弟只能继续上学。哪知哥哥不愿意了。一天，他吃过早饭没有动静，母亲问道：“今天不是要上课吗？”哥哥说：“我不想读了。”母亲一听火冒三丈，厉声道：“你敢！”那神态吓得在旁边想摸鱼的我一溜烟背着书包跑了出去。

1982年，我和哥哥同时考上大学；四年后，弟弟又如愿考中，我家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三个儿子都是大学生的家庭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专门对此进行了报道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商品经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。儿子如愿上了大学，母亲动起了创业的脑筋，想办个幼儿园。母亲说，高考制度恢复了，大家都会越来越重视教育，对小孩子的培养教育会有很大需求，我们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。母亲是个天生会教小孩的人，她虽然只读了几年书，却能唱会跳，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就来。担任过代课教师的母亲，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，村民们亲切地叫她“廖老师”。

哪知父亲不答应，父亲说：“你开幼儿园要几万块钱，家里没有这个钱。”母亲可能知道父亲已辛辛苦苦积攒了一点钱，只是不肯给她，就循循善诱说，她赚到钱就还给父亲，父亲还是不答应。这下母亲火了，声音大了起来，“你就是怕事，胆小鬼”之类的话都说了出来，父亲好脾气，任你怎么闹，就是捂紧口袋不放手。我不理解父亲怎么不支持母亲呢？这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

多年后，成了父亲的我才明白做父亲的不容易。他是一家之主，养家糊口的压力都在肩上，三个儿子读大学、工作、结婚，就像三座大山，那微薄的积蓄派不了大用场，但毕竟也是钱，来之不易的钱。

理解了父亲的不易，我们兄弟更努力了。一直拿不到钱的母亲，慢慢泄了气。

过不多久，家旁边一家民营幼儿园开张了，红红火火的。招生规模不断扩张中，母亲常对父亲说：“都是你，要不这就是我的事业！”不管母亲怎么说，父亲就是默默不语，他看到成为大学生、逐渐有了出息的孩子，把母亲的失意深藏在自己心里。

从丽姐退休后我就很难见到她了，以前我们在一个办公室，每天形影不离，工作之余便是吃喝玩乐了。她喜欢喝酒，我们常常一起小酌，微醺之后，便是载歌载舞，这人间的烦恼似乎都被那些歌声涤荡得所剩无几了。

时间真是一辆疾驰的马车，一晃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从单位的年轻人变成了老员工。看着那些不断涌进的新鲜面孔，露水与春意盎然在她们的脸上、身上，瞬间觉得自己暮色袭来。雌激素的下降，加上肩周炎发作，让我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悲凉。我用尽针灸、冲击波、放血、拔罐、按摩等各种治疗方法，都没将顽固的“五十肩”治好。咨询医生朋友，她也同患此病，淡淡地回：拿时间熬吧。

熬的过程真是艰难啊，稍微使力，一股钻心的疼就一击而来，让我失声大叫。我贴着药膏，在一次又一次撕下的时候，质疑起了药效。疼痛让一个夜晚变得漫长而难受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的手臂无法抬举，连梳头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都不能完成。穿衣服也像跋山涉水一样艰难，套头的衣服基本穿不上。那天早上，我对着镜子，看着自己笨拙地用右手尝试把头发梳到脑后，左手却像生了锈的零件，怎么也抬不起来，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头发凌乱地垂着，像一蓬枯草，映得脸色更加蜡黄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无比想念丽姐，想念她爽朗的笑声，想念她拍

着我肩膀说“多大点事儿”的豪气，更想念我们会一起载歌载舞的时光。

翻看她的朋友圈，她的生活依然是风生水起。参加老年大学歌唱班、旗袍走秀团，还和老姐妹组建了一支广场舞队，每天清晨的公园和傍晚的广场都有她们活跃的身影。照片里的她，化着精致的淡妆，穿着鲜艳的演出服，笑容比年轻时还灿烂，眼神里闪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活力，哪里看得出来是年过六旬的人。心里既羡慕又有些失落，羡慕她能退休生活过得如此有声有色，失落的是自己如今被病痛缠得几乎失去了往日的光彩。

我给她拨通了电话，简单说了说自己的近况，尤其是这难缠的肩周炎。她居然也得过，靠着锻炼自愈了，没有去过一趟医院。“你这肩周疼，光靠那些理疗哪行？得动！听我的，明天早上七点，到咱们以前常去的那个公园，我带你活动活动！”我有些犹豫，自己这胳膊抬都抬不起来，还怎么活动？她仿佛猜到了我的心思，不容置疑地说：“来吧，保准有用！”

我遵命到了公园，看着活力依然的丽

姐，仿佛看到了一束光。她一把攥住我不敢动弹的左胳膊。“别怕，咱们今天不搞别的，就从最简单的‘爬墙’开始。”她带我走到公园一角的墙边，让我侧身站定，左手贴在墙壁上，手指慢慢向上“爬”。起初我疼得龇牙咧嘴，每向上那一厘米都像在拉扯生锈的齿轮，汗水很快浸湿了额角。丽姐却在一旁不停地鼓励：“对，就这样，慢慢来，每天多爬一点，就像咱们当年一起加班编节目一样，咬咬牙就过去了！”她一边说，一边用自己的手轻轻托着我的小臂，帮我找发力的感觉，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衣料传过来，竟让我莫名安定下来。

爬完墙，她又教我做“钟摆运动”，“放松，别较劲。”她给我做示范，胳膊甩得又轻松又有节奏。结束时，我的左臂虽然还是有些僵硬，但竟然能勉强抬到耳侧了。丽姐得意地笑了：“怎么样？我说有用吧！记住，这病就像弹簧，你弱它就强，你强它就弱。还有，面对衰老和疾病，就六个字，好心态，金不换。”真是一语点破梦中人。回家的路上，感觉头顶的阳光穿透了自己的身体，心里暖而亮。

女人的年龄是一座独木桥，我们都是边走边张望，无论是青春期还是迟暮期，每一步都是全新的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牡丹风骨藏心间

王丽娜

人间四月芳菲艳，谁人不爱牡丹花。每年四月，春风一暖，我就会想起漕溪公园的百年牡丹。刚工作时，家就在公园旁，一到花期，总爱往园子里跑，看着那些历经百年的老枝抽出新芽，开出层层叠叠的繁花，心里满是欢喜。

小时候，课本里有不少写牡丹的诗词。老师领我们诵读，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，我似懂非懂，只觉得诗句大气，牡丹的模样配得上这般夸赞。后来读了不少咏牡丹的篇章，有的写它明艳动人，有的赞它端庄华贵，慢慢便在心里埋下了对牡丹的喜爱。

世人都道牡丹是富贵花，一开便是满院芳华，自带端庄气度，不扭捏、不卑微，把春日的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我爱这满园富贵花，更爱它藏在富贵之下的铮铮傲骨。相传武则天冬日游御花园，一时兴起便诏令百花：“明朝游上苑，火急报春知。花须连夜发，莫待晓风催。”圣谕一出，百花不敢违抗，唯有牡丹不肯屈从，执意不开。女皇震怒，将它贬至洛阳。可牡丹到了洛阳，非但没有萎靡，反而开得更加热烈盛放。“竞夸天下无双艳，独立人间第一香。”在《镜花缘》的故事里，牡丹的凛然正气和对权贵不低头的傲骨让众花仙钦佩不已，从此，牡丹便被尊为百花之王。

漕溪公园里的牡丹历经风雨，依旧根深叶茂，开时热烈盛大，落时从容体面，既有富贵之姿，又有不屈之气。如今再想起儿时学的牡丹诗词，才真正懂其深意。娇媚的生命曾历经艰辛，富贵的姿态源于自信。这人间四月的国色天香，终究是美在皮囊，更胜在风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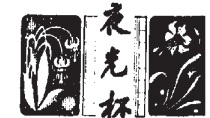
金不换

李俊玲

暮她能退休生活过得如此有声有色，失落的是自己如今被病痛缠得几乎失去了往日的光彩。

我给她拨通了电话，简单说了说自己的近况，尤其是这难缠的肩周炎。她居然也得过，靠着锻炼自愈了，没有去过一趟医院。“你这肩周疼，光靠那些理疗哪行？得动！听我的，明天早上七点，到咱们以前常去的那个公园，我带你活动活动！”我有些犹豫，自己这胳膊抬都抬不起来，还怎么活动？她仿佛猜到了我的心思，不容置疑地说：“来吧，保准有用！”

我遵命到了公园，看着活力依然的丽



夜光杯

十日谈

抗老生活 责编:吴南瑶